

琴台客聚

艾青一百一十年冥壽記

今年「人民詩人」、我們敬愛的詩人——艾青誕生110周年誕辰，中國詩歌學會策辦了「我們一起『雲上』憶艾青」系列紀念活動，並要求我提供一段視頻。

我第一次見到艾青是在1978年夏天。那年內地剛開放，中國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邀請了一批香港出版界代表團訪問內地，我是成員之一。

第一站是首都北京，其中由官方安排的活動之一，是讓「文革」被批判復出的文藝家與我們會面，畫家有李可染、黃永玉、華君武等等；作家、詩人有姚雪垠、賀敬之、臧克家等等。

我與香港去的詩人何達，滿以為在這個場合可以見到心儀的詩人艾青，結果艾青沒有出現。持之前聶華苓所給的地址，我與何達在北京民族飯店僱了一輛車子，決定私訪艾青，車子穿街插巷地兜了好一會，終於在一條狹窄的胡同找到門牌。

原來艾青與高瑛剛從新疆北大荒的石河子返北京，還未正式平反，到了翌年艾青才正式恢復榮譽和享有政治地位。那個時候，艾青、高瑛因「撥亂反正」剛恢復自由身，臉龐仍洋溢着新曠的陽光，紅彤彤的，加上他們的熱情可掬，令人一見如故。其景象今天憶起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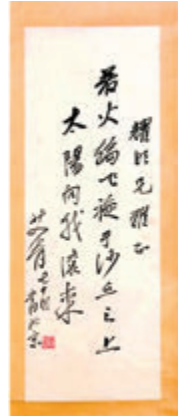
仍歷歷在目。記得那次見面，艾青問我最喜歡他哪一首詩，我說了兩首詩名，一是《我愛這土地》，一是《時代》，後來艾青也特別騰抄了《我愛這土地》舊詩給我做紀念。這首詩寫於1938年，是艾青的成名作，表達了艾青對歷經磨難的祖國的深沉感情。每一趟我讀到「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？/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……」我都曾掉眼淚。

1980年剛巧艾青70歲，他特地寫一幀條幅給我：「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，太陽向我滾來。」

年輕的艾青懷著滿腔熱血的激情，追求光明、進步，嚮往革命，寫下長詩《向太陽》，謳歌「一切把人類從苦難裏拯救出來的動物」。詩寫道：「從遠古的墓室/從黑暗的時代/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/震驚沉睡的山脈/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/太陽向我滾來……」

這幾句詩關鍵詞是「太陽向我滾來」，「滾」字是詩眼，展現讀者面前的是恢宏的畫面，氣勢磅礴。

前面幾句，都是為「太陽向我滾來」做伏筆。暗喻「太陽」是從歷史的遠處滾來，不管這漫長的歷史多麼黑暗，又多麼艱難，「太陽」以它不可阻擋的氣勢，光亮亮地滾來了。詩人用意很明白：歷史是不可阻擋的，光明的到來是必然的。這是顛撲不滅的真理！



艾青70歲時送贈給作者的墨寶。作者供圖

爽姐私語

不愛拋頭露面

一位年少時認識的電視人，那年代他當藝人，什麼角色都演，把演戲當一份職業，對演藝沒什麼期待。我認識了他這麼多年，卻沒有什麼特別交往，而我也僅限於認識他。倒是在前幾年電視台舊同事聚會，我被其中一位老友拉了去參與，百多人的聚會中我見到了他，我在此稱他L兄弟吧，其實當時他已經很努力地成為香港在內地數一數二的製作人，拍了不少受歡迎的劇集，捧紅了不少年輕藝人，包括今日在內地很吃得開的陳偉霆。

最近因疫情關係，他把工作調返香港，而內地的業務交由兩個兒子處理。

趁着他在港約他聚聚，他和拍檔兄弟一起，都是舊朋友，所以聊得很開心，而且也聽了很多關於他在內地打拚的事，只是他對我說一句：「不要寫我，我們是老友聊天，等我退休時你才幫我寫吧！」所以我只好在此稱他L兄弟，答應不可以寫也就只能這樣寫了。

香港回歸前他沒什麼工作做，跟着一些同行去深圳開工，遇到一位藝人，對方很照顧他，也了解他的狀況，直接問他可有興趣返內地工作，他二話不說，也不考慮什麼便答應了，其實當時內地也是剛開



陳偉霆在內地劇集《老九門》中的造型。作者供圖

路地觀察

口罩選擇

復課之時，又是準備大量口罩的時候。近日在媽媽組，大家都在談論用什麼口罩，更有外國媽媽談起香港的口罩垃圾數量差不多是國際間最高，其實近期也聽到醫護朋友用布口罩後，再用外科口罩，因為皮膚都受不住了。

孩子要長時間佩戴，當然有點擔心。曾聽過內地有例子是孩子戴N95口罩上體育課，而遇上呼吸道不適，差點窒息。雖然學校取消了體育課（其實也有點本末倒置，帶氣運動能強化肺功能，出汗能促進新陳代謝），但仍擔心孩子長期佩戴會不適，建議佩戴時間是3小時，上課時間肯定遠超這個時限，所以我們會給孩子布的，加點茶樹油消毒防菌，也可以讓它有點新鮮的味道，不會只嗅到自己的口氣和口水味。

大地遊走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旅順之四

旅順口以軍港名聞天下，今天就讓我帶領大家看看我們神秘的潛艇，看看威武的驅逐艦，欣賞我們英氣勃勃的軍港。

一大早來到海邊，黑黝黝的龐然大物昂首挺立，這是中國自行研發製造的第一代潛艇。高大漂亮的女兵帶領我們進入這已退役的潛艇參觀，大家臉上都是掩不住的期待和興奮。

沿着潛艇走一遍，大家的期待興奮消失無蹤，換來是滿腔的心悅誠服。因為我們看到的是：為節省空間，潛艇內部非常狹小——工作間滿是機器、儀器，僅供一個人轉身；生活區裏，每個海軍戰士沒有自己睡床，他們是三班倒班睡，床寬只有50厘米；就餐區是一張150厘米長，30厘米寬的餐桌，6個士兵對坐就餐，就餐時間只有10分鐘；還有最重要一點，潛艇兵須連續90天在幾百米深海底執行任務，不見天日啊……

想到這裏，每位參觀者對海軍戰士們悄悄說着心裏話：「保家衛國，任重道遠；人民戰士，國家英雄！」

和潛艇話別，我信步登上旅順的必遊點白玉山。白玉山海拔130米，上有觀景台，那是全覽旅順軍港地形和動態的最佳位置。我在台上極目遠眺，先是天水一色的水平線；接着是神奇的軍港——左面是威武的黃金山，右面是老虎尾半島及巍峨的老鐵山，兩山對峙，中間是300米的出海口，91米的航道；最後看到的是圍繞岸邊的低密度建築物，屋頂都是橘紅色的呢！這幅軍港圖畫裏：藍寶石般的海港。



美麗祥和的旅順軍港。作者供圖

洋是主角，青蔥翠綠的山崗生機盎然，嬌嫩橘紅的建築物更是簇簇盛放的花兒，美麗的軍港實在讓人無法不深愛着她……

俯瞰軍港全貌後，我來到白玉山山腳旁，那是我最喜歡的旅順景點——軍港公園。我深深喜愛她，因為她和軍港近在咫尺，讓我在海平面的角度直觀欣賞軍港；我更可以在此和軍港熱情拉拉手，說說話，向軍港表達衷心敬意。

旅順軍港是北海艦隊的基地（全國海軍23.5萬人，艦艇500艘；由北到南分北海艦隊、東海艦隊和南海艦隊，他們近海防衛全國海岸線；3支艦隊平時各司其職，戰時則南北呼應），旅順人常說：「軍港裏的艦艇都是旅順人的好朋友，我們最喜歡和艦艇們在軍港歡聚一堂！」

來到軍港公園了，先映入眼簾的是象徵旅順的獅子石像，還有數尊清朝古炮；一隊繫着紅領巾的小學生，挺然肅立，聆聽着老師講解軍港歷史，他們滿臉童真和朝氣，讓您如沐春風；海邊多是三三兩兩的遊人，我跟隨他們，讓海風吹拂着身心，靜享軍港的祥和。

這時，軍港口出現艦艇影蹤，遊人們說這是驅逐艦，來了來了，驅逐艦來到軍港中，來到我們眼前了；甲板上海軍戰士昂首挺胸，向着軍港，向着遊人們敬行軍禮。

軍港沸騰了，我們的心也沸騰了，「海軍戰士們，您辛苦了！您英勇保家衛國，讓我們得享國泰民安；海軍戰士們，歡迎您回到祖國的軍港，願您在祖國的懷抱中好好睡一覺……」

親愛的旅順軍港，感謝您，祝願您的美麗祥和與天地同在，永佑中華！

鵬情萬里

一粒塵埃

常常走過港島的一些山道，不經意間，會在茂盛的草木叢中，瞥見一根矮矮細細的四棱形石柱，上面用朱漆描着一行小楷：某某義家。四下裏看去，橋是橋路是路，林木森森，並沒有封土或是墳塋。湮沒於此的枯骨，早已入塵入土，隨風化雨，像是從沒有來過。有的山道兩側，都是大片墳地。石碑林立，香燭鮮花不斷，四時有人祭拜。不知何故，緊挨着這類後嗣有繼的墓地，總能見到一些散落的碎石塊。粗粗看去，有些石塊上尚有鐫刻過字樣的痕跡，清晰的筆畫上描過金的殘痕仍在。正午的光線透過細密的灌木叢，照在金色的紋路上，倏的一閃，很刺眼。

有的石塊上，還鑲嵌着燒製成瓷質的黑白人像照片，大都殘缺不全面目模糊。有一塊竟似斧頭劈過，齊刷刷從中分劈式的中分縱處，裂成了兩半。一隻眼睛、一彎眉毛、半個鼻子、半張嘴唇、半張黑白的臉。有些驚悸，不忍細看。另外一半不知去向，可能被滾落而下的山水，沖到不遠處的海裏了。也有可能是被厚厚的山泥，覆蓋了。

現代科技將故去人的照片，製成栩栩如生的瓷板畫，鑲在碑面上，希冀着長久留存。歲月流逝，人事更替，不過幾十年時間，這其中的絕大多數，便天長地久陷入寂寞，成為無人踏足的沉積物上，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。

想起一件舊事。在西安玉祥門外盤道中心花園裏，豎着一組高大巍峨的青銅雕像。雕像最中間的人，高冠威嚴，神情凝重，目視遠方，胯下一匹健碩的駿馬。在他的兩側，各伴有一名騎馬隨從，三人皆是披風烈烈，風塵僕僕之間，更有一種意氣風發。能在漢唐古都都配有一座雕像，自然非同尋常。雕像中的靈魂人物，正是名垂青史的博望侯——張騫。

張騫的大名，可謂人盡皆知。兩千多年前，漢帝國蓬勃興盛，受漢武帝派遣，張騫兩次出使西域。憑着遠超常人的堅毅，不辱使命的張騫，不僅帶回了西域的地圖和翔實資料，助漢武帝將整個河西走廊納入帝國版圖，他還打通了中國與西亞、歐洲的通商脈絡，讓中國的絲綢、茶葉和博大的儒家文化，從長安經河西走廊，抵達兩河流域以及歐洲的羅馬。這條日後享負盛名的絲綢之路，也在綿延千年的歲月長河中，溝通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，對漢文化的塑造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2003年底，為了紀念張騫，這組高逾六米的青銅雕像《張騫出使西域》，便矗立在了這裏。算上三米多的台座，整個雕像高近十米，遠遠就能看到。玉祥門外水馬龍，商家食肆聚集，煙火頗為繁盛。彼時，我偶然路過這裏，抬頭望着馬上威武雄壯的張騫，滋生出的敬仰，蕩然於胸。

大約過了十年，這座鬧市之中的高大雕像，竟然在眾人的眼皮底下神隱了。原來，當初為了襯托雕像的莊嚴肅穆，沿着圓形小花園的邊緣，種植了一圈松樹和國槐。風雨浸潤，國槐和松樹，開枝散葉，冠幅巨大，將整座花園圍得密不透風，雕塑全然庇蔭於樹下。除非是專門進入中心花園，在外面很難看到張騫一行的英姿。起先，並不覺得怎樣，但架不住有市民不斷訴諸媒體。後來，園林管理部門只好把一圈遮天蔽日的大樹悉數移走，換成一圈低矮的灌木。